

甌

甄

洞

續

稿

瓶甌洞續彙文部卷之十一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刊

記七首

脩然亭記

陳玉叔之爲草堂蓋在占玉沙城中背郭而俯濠館閣森峙卉石錯陳當沔一而之奇業已自爲記而其客侈傳之矣已又築一亭其前屬予名之曰脩然玉叔大喜因使其客問記予謂客知所爲脩然乎夫脩文羽也脩然則飛揚自得之謂予非脩然其亭以

其亭亭者脩然耳且亭外境也所得與館閣卉石俱者也而亭亭者藉境以寄意有所會館閣卉石皆能無翼而飛至其中所自得則不在亭而在亭亭者也君子無入不自得玉叔其庶幾乎玉叔文章家而尤習事要通國體敷歷中外駸駸負台鼎之望貴矣乃其出疆而視官寄也過里而視亭亦寄也彼其中之所自徂殆亦有無翼而飛者歟進之則假道於天游託宿於重閣境與意會意與境忘若莊氏所稱脩然往脩然來不以人助天由吾身以及寰宇間所具無一非寄也而亭文何名哉客曰善詩不云乎惟其

有之是以似之先生蓋不獨名亭矣因錄以爲記

藻塘記

戊子新春八日之夕夢爲故人曾尚書作此記覺而憶之無多闕漏卽辭不雅醇而其景甚奇事甚怪故不暇改竄書而存之將寄尚書一笑焉

塘在竟陵城西北故爲民間種魚處曾仲子買之築爲園越歲藻叢生焉因名藻塘屬其伯子以三罷尚書歸日載酒奉其父藩伯公往率諸孫前引觴爲壽樂焉塘非獨仲有也已郢中諸大夫暨諸懿親門下士日亦載酒奉伯子往更相爲壽無虛日樂焉塘又

非魯氏有也。比予過郢，則伯子業已携具塘上。俟予
予至，飲未卒，爵起視水，藻鮮麗如濯錦。然時一二蒼
頭從，藻次捕魚，致驚群魚，瞥起頡首，莘尾縮項，細鱗
類不可名狀。有游而成文者，有戲而吹浪者，有趨而
避餌者，有奮而角立者，有飛而狎罔罟者，有失水而
相吮沫者，漁人盡棄其具，撫掌大咲。予與伯子亦嘖
然咲，嚙嗜樂哉。漁人豈詹何任公，予與伯子豈莊惠
哉。此雖塘不得自有也，何有於人。予聞王者德至淵
泉，則藻茂而魚肥。今樂藻乎樂其在藻者乎，無亦樂
其藻之所自茂，魚之所自肥乎。帝力何有於我矣。伯

子因以記見屬遂書所見記之

嘉定張氏積善堂記

堂在東海濱初自前朝為嘉定張氏世業故未有名而以積善名則自君瑜公始也君瑜公為伯常使君高大父伯常起家來守我興國三年政成且被

恩詔爵及其父母乃憮然思述祖德以范後來因造予請記且曰大父命也予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易教也顧積之為言本其從來久遠非一朝一夕之故難言哉語亦有之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德夫樹穀者利其實樹木者利其材乃若

樹德則蔭及昆裔澤流無窮非止為身世圖矣予於
張氏竊有深感焉按張之先為大梁人隨宋南渡居
今邑之中槎里由始祖世英公歷傳五世皆能以善
自植而名不出其鄉至君瑜公始以孝行著聞為有
司旂旌異而從子昂尋亦舉景泰中鄉進士教授信
州張氏家祿於是殷殷起矣君瑜公乃得割庾廩飭
故堂而一新之榜以今名顧堂雖蕤然田廬間木無
丹漆垣無圯藻澹然示子孫以朴其為貽謀豈非一
日而百年乎後子和公亦復顧名思義敦內行而好
義樂施德芳公又以樸直承之硜硜然自信不與世

俗爲低昂且廉於財而厭入城府有司聞而禮之累
舉鄉飲賓辭者再強而赴者再辭及奉直公美中受
性近訥尤能循循守孝謹口不言人過身不涉利場
遵父訓以督誨其子伯常舍積善之外無長語焉且
自曾大父以下四世聚於一堂守先人之田廬耕於
斯食於斯誦詩讀書於斯恬然熙然與井里人相出
入資不能貸人而亦不貸於人力不能訟人而亦不
爲人所訟第以無辱爲榮無喪爲得耳卽閭左豪起
而恣睢一方輒謹避之聽其旋起旋滅一無所介於
中庶幾無懷葛天之風歟蓋至於伯常張氏之積善

又五世矣夫積德百年而後興舉十世之善以視古
之九宗十六族其為濟美豈有異乎今邑人每以伯
常之舉進士美中公之被 貶典歸諸其堂不誣矣
伯常又為予言往 島夷犯邑時鄰室被燬殆盡而斯
堂獨存鄰士女被繫累慘辱強半而獨予家三代無
老幼皆以身免此不有天幸乎嗟乎此積善之明鑒
益不誣矣頃伯常歷任兩州率多惠政如古循良吏
不欲以精悍自見其奇蓋廩廩祖父風予固知其有
所受也或曰伯常將經營四方股肱王室安事一堂
予應之曰荀卿氏有言未有不糞其堂而芸郊草者

蓋先其本也第其先世之善積於家為伯常地伯常之善積於國為先世光慈孝兩相成矣茲堂固不重歟伯常且嘗以入計過里與其弟仲孚率五孫上堂為大父德芳公壽何愉快甚也觀餘慶而思積善其在斯堂乎其在斯堂乎

愛日堂記

徐子應時自髫年以父執視予而從予遊最久即累更家難外侮予未嘗不身衛之蓋非獨憐其才而亦知其悖內行也未幾徐子與在鄉且二年築堂城東南隅奉其二親居焉客有難之者曰徐子故貧甫一

第又困公車地鮮置錐家不儲石何乃不爲祿仕而
自賃拮据先其所不急且示人恭乎予解之曰茲政
徐子所急客自未喻耳夫徐子之二親老且病歲時
僦居一陋室風雨不蔽牀第不安每有疾痛呼號聲
徹於市徐子輒椎心而嗟曰天乎夫何迫阨吾親至
於是也卽晨饘而夕膳之弗旨矣嗟乎孔子之重知
年曾子之幸逮親蓋有深意焉而徐子則其時矣故
曰孝子之於親養非難也敬爲難敬非難也安爲難
南陔之詩亦曰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堂之役徐子方
求安其親恐不遑也客猶以爲不急將無秦越其親

而可乎客慚而謝曰小人之愛徐子也淺先生之知徐子也深請勿復敢皮相人矣客退徐子謂予請名其堂予榜之曰愛日徐子颯然驚且喜曰如汝化之爲此堂未嘗謀於先生亦不敢告人以意誠不自量非其力且非其時也卽有客難其何說之辭今徼福先生而寵以嘉名於愚心有戚戚焉其善教人孝乎夫孝子愛日敢曰能之乃予親不能一日安故居必何待也而猶愆然不知愛此日乎先生蓋諒其不得已矣於客難何難焉已聞徐子居其親於是堂也且三年日與其兒汝器進匕箸侍食操几杖侍行寢則

問衣厚薄視枕高卑以爲常故養不及三釜而親甘御不增一采而親燠娛不必取漿弄雛而親鬯然怡殆已忘其老且病焉爲徐子能安之也夫惟心不違安而後能遺親以安愛日之義徐子思過半矣頃徐子將赴南宮又奉親命來謁子請記予故畧其經營之勞與諸輪奐之美弗具而直以徐子太意記之因申之曰此士之孝也不有卿大夫之孝乎孔子詠士孝以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詠卿大夫孝以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夫夙夜云云均之愛日也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子行且嘗釋褐稱子大夫其尚勉之

郡司理邵公恢復官牆紀事

州學改建蓋自羅山胡公云今觀黌官校舍雖已強
半頽蝕而規式之崇峻結構之精嚴猶儼然一巨觀
也乃學官衙齋列在學之東偏負城面學墻皆壘陶
埴爲之由學門延袤接陽新門可十八丈內外嶄然
無一居民喧雜茲胡公所爲計至遠也逮今百餘年
來間舉修役不過飾爲旦夕計最後一二奸民乘有
寇警輒詣學官恐之曰衙齋孤僻餌寇盍召有力者
實墻下隙地翼之安枕矣學官然其言遂不聞於州
司許之無幾接甕連櫪且數家卽諸生曳履而過不

敢詰問越萬曆戊子冬郡司理邵公來攝州篆旦謁
文廟登講堂俯仰廊廡久之歎曰美哉學官圖之此
為時矣失此將大壞如之何徐與諸生步出學門左
右顧因問諸生曰彼迫官牆而室者皆新構也豈有
所受之耶諸生具以實對公隨遣丞史伺之則已壞
墻六丈而侵入齋地又十丈有六公曰奸民哉夫有
司以興學為首務顧坐視其頽蝕而不能圖猶曰誦
於財也乃咫尺官牆為奸民所竊據而不一問則何
謂焉卽不佞以攝至不敢侵官以圖其大亦不敢怠
事而遺其細請得以夫子之靈恢復之因逮諸奸民

庭數其罪皆叩頭自伏願撤屋它徙而歸所侵地公
又捐數金召工治墻無何墻斬然如故矣諸鄉士大
夫趨而往視之莫不欣欣嗟服曰此夫子之靈而公
之初政也吾屬與有色焉屬國倫紀其事夫公理郡
僅半年視州事曾未兩月諸惠政在人已不容口卽
俄頃指顧間不動聲色立復宮墻數仞而使士氣一
振紀之不爲佞矣公吳郡人名某字麟武起家進士

田公隄記

頃予重游南康白鹿洞因過五里橋謁玄帝行宮遂
循紫陽隄入舟所遇行者于途漁者于河頌其郡守

田公之賢千萬人一口也時公行縣未還而予神遇之矣踰歲南康諸生嘗及予門者數十輩束書以黃生裳來爲田公隄乞記蓋田公在郡善造士而厚恤其私又嘗新徙郡邑兩學官並得善地而才賢相繼登用士人人德之其爲隄則又爲郡學深遠計蓋學臨南城城當彭蠡湖一面湖受章貢弋三江之水而成巨浸禹所載東匯澤爲彭蠡是也揚瀾左蠡縣流而下稱江湖絕險南康以斗城扼之能保無陵谷之虞乎宋淳熙間水勢漸迫城西時朱元晦爲郡守大治隄以障之至今號紫陽隄不朽邇年水勢徙而

漸南南城人患之以告田公田公相其地而有隱憂
因聚諸僚佐士民坐策之失此不隄狂瀾將嚙我城
趾城趾一受嚙則附城而廬者其沼乎據城而官者
其塗乎夫有司避選事名坐貽一方大患非智也顧
濟土灾年驟興大役重為士民困亦不得為仁西顧
繁陽隄先賢之遺矩在焉儼然後事師也將無起元
晦於異代抑坐待隄從地出而水患可以蘆灰止乎
吾其圖之矣按元晦治隄時告王轉運得錢百萬米
五百斛告趙提刑亦得錢百萬而徐轉運又以千緡
佐之此一時也當誰告而可吾聞神依人而行將卜

諸明神其濟士民之靈也不濟則守之弗和於人神也於是齋祓玄帝宮請得移其香資之美數百金大治隄神若冥冥應之公亦若默默承之尋奏記兩臺使及諸監司僉曰捍大患而不秋毫損民便計也如其議以行公乃擇一二丞史之廉幹者授以釜而任之董役公惟相度經營稽出納省勤惰而已於是鳩工伐石慮備操舂錘距城半里許累爲長隄由大南門遶文昌閣黃婆磯以下延袤可千餘丈廣可二十尺公又時時徹軒蓋戒騶從巡行而勸勞之登登馮馮趨事者日益忘倦未數月隄成堅若壘壁險若天

塹外捍風濤內蔽城郭居者按堵升者鱗集無復昏
墊漂溺之患而學宮巋然臨其上又若翼而增高環
而增秀士民聚觀且悅且歎曰壯哉夫非元晦先生
復出能乎哉遂名之曰田公堤蓋與紫陽並稱云乃
田公不自功曰神工也予又聞五里橋之居玄帝自
田公始公遂得爲帝隆施用其香資新學宮廣學田
膳四方學徒猶推其餘代貧民輸賦皆神惠也然皆
一時之惠而惟用之治隄永絕水患則千百年之惠
也昔者召信臣爲南陽造鉗盧陂以利民累石爲隄
杜詩繼而增脩之其民歌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以

予觀於田公學術治行紫陽之流亞也曷愧爲民父母哉故隄名田公志不忘公也而公以爲神工志不忘帝也人神交鬯南康其一振矣夫聖人以神道設教良吏以神道興民非怪異其說示人疑也天壤之間實有是理而惟通幽明之故者知之禹以治水稱神豈獨其智神乎嘗讀吳越春秋禹至牧德山遇神人授禹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又云禹遇蒼水使者發宛委山發石得金簡玉字書乃知四海之根百川之理周行天下所至召問其神而疏記之今田公才木神授而玄帝又北方水神其以香資遺公治隄

彌水患安知非神力乎卽功在禹下而神道殆不可
誣矣是役也贊襄則僚佐某某視工則丞史某某而
諸生之記事者並列碑陰公名瑄字某閩之大田人
起家進士

朱方伯公祠堂記

余按古者卿大夫而下各得隨分立廟以祀其先自
秦惡廟制比於上特禁抑之故民多野祭云紫陽氏
倣古廟意而異其宇位諸得上祠四代用以明孝而
合族祠所由來尚矣蘄水朱方伯公卒之踰年其子
某奉其喪卜葬華桂山之陽附祖塋也爰卽塋前建

祠而祀之以斯地公所生長極不忘耳渡江持所自著行狀謁余為記予因次公之行事俾世世子孫登其堂若有見乎其容不啻履雨霜之感愴也蓋公出紫陽之裔故籍樂平至顯卿始謀徙斷下之吉遂家焉傳八世而為公父公生之先三日有僧報期公生而僧逝莫有知其解者公為人額崖骨竦目如燃炬聲若叩鐘弱不好弄長不為技而獨刻意向學乃累試累不如仲捷公之父稍稍欲奪其志而公之志益堅冬擁一敝絮夏揮汗御燈火誦習每踰兩夜里中嘗有盜一夜鄰室相驚而公竟弗聞也者伊吾聲自

若也年三十始補邑弟子員後八年舉鄉試第七
九年成進士授行人是時分宜柄政頗庇里閹諸偽
竄籍江西者驟擢要地人勸公故自樂平徙也何無
故土之念抑且致身青雲之上乎公曰有命竟不籍
江西然亦得選授南臺御史南臺當留都重寄並得
封駁時事公凜持丰采章前後數十上凡所措置悉
關公私利害如捕兩偷長諸偷屏息置市籍大府中
貴人無敢抑買搜鳳陽安慶兩倉積壺罷諸府當馳
道者歲時徵調繕治畿甸爲清徃者江苦盜盜率與
求盜者比公巡江時盡知其根株窟穴檄勅諸當事

者失盜所在卽被主盜劾復條示以逐捕方畧遂爾沿江上下桴鼓不鳴商旅往來而無恐矣秩滿出守常州常稱劇郡無兵燹水滂之後公重憫其困也廼躬率以儉約省讌會交際勸務耕桑去食穀畜因與議定婚嫁喪葬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民尊用其教越歲郡中皆有畜積且好平反獄訟求其生而不得則涕形於色至於屬邑則務成就其賢名民有越疆訴者卽令有可指摘者輒下其事而密以手書戒諭之如宜興令以戇直受訟則挺以其身解之以故官屬人人感激自奮後多以良二千石聞者凡積三

歲陞陝西副使治臨鞏臨鞏極邊虜所出沒公度地設奇有勝敵功虜嘗犯金川以疑兵勝虜遁去復犯靖虜弘化以步兵火攻勝虜奔抹不及俘獲過當

天子下璽書金幣以褒之然公念戰勝而怠者敗日夕練軍士查舊侵以給其餉誰謂儒者而少將才哉他如公之懾悍藩調停茶市及理寺僧久繫不決之刑方是為疏節耳撫臣請以安攘計屬公而公轉為雲南叅政時黔沐桀驁亂吏治衆莫能制又例藩臬官甫涖任徃徃謁其廟拜堂下公至卽以禮抗抑之黔沐國公度公非可下者頗遂改節敬公終公之

在滇不復恣胸臆矣滇故有銀場公會視其篆公所遣官盜匿若干乃公同郡人也公治如律有蘇冀州風又有監官頗自富事發坐齊民所逮治衆多公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及提調大比士多得士錄文多出其手人至今有傳之者辛未以母喪歸公慟未得訣且視含歛也哀毀瘠甚扶而後立既服闋當出獨念其父春秋高脫或如辛未事抱兩終天大慟謂人子何竟留不出近暮親侍膳蓋問枕簟以省齡簪于弟禮不違左右者凡七年喪事畢始起為浙江右布政治如故操為首相所斷有頃自免歸歸而自適者若

于年而卒公生於正德某年月日卒之日是為萬曆
戊子年某月某日也公居鄉恭謹甚無大小無敢慢
下至滅獲亦善遇之性不喜飾衣寧再澣垣屋寧次
素而獨嗜道家言時時誦之非賓讌邑令罕觀其面
至邑有事不便於民有訟不直於邑輒移書詳別
白之公固不令邑人知乃邑之人則慕誼無窮矣公
名某字某以子貴進階通奉大夫公父某封陝西副
使母妣恭人配張恭人亦以子貴進封夫人次滕夫
人子男女若而人孫男女若而人張先公卒葬南蔣
家山滕又先張卒葬蘄州北二山用形家言不便合

葬遂不合祠而李中丞盛春李太史維楨各爲之記云鳴平公可謂無忝所生者矣夫人生而有材而常患不能盡其材當公三十以前其不振者數矣而公益自刻勵寒暑不間盜驚不知雖承蜩之志何以過乎後之對策取高第銜使命入糾百職出驟五馬三歷藩臬卓有令名也固三十以前之所得也然予又聞公去常而適陝也常人士祠之後由浙而過常也常人士紛勞問之諺云桃李之下不言成蹊公之長懷慶君蚤成進士次太學生而爲公奉祠也良有以也予旣多公可祠又嘉祠公者之志敬綴以詞三章

聊侑享焉詞曰

天惟德親地以下取北鯤南溟乘彼風雨誰其災之
鐵冠之父九世當興樂哉茲土

其一

樂土維何是日

團坡山川繡錯松栢參差昔爲公居今爲公祠載堂

載蒸式訓是彛

其二

訓彛維何維公勵志窮經下帷

樹勳有位去後見思宦成若棄俎豆輝煌孝思不匱
其三

行狀一首

誥贈奉直大夫橋南胡公暨配周宜人行狀

初奉直公之舉在鄉也予尚童稚見郡大夫騎迎公

而市過之儀文甚盛竊有豔心因益自奮於學暨予
爲諸生間從公杯酒論文公會不少予顧謂其曹曰
此一勁敵也久之乃得從公如京師倖叨一第自愧
才不逮公而第先公莫知其解後公竟不遇兩謁選
人予兩得爲北道主與公道故甚驩最後則公仕蜀
予亦外遷遂不相聞問而公下世矣公下世後其孤
應辰舉丁卯鄉試癸未登進士第爲戶部郎尋以嘉
績受主上知加恩追爵公爲奉直大夫配周爲宜
人戶部君奉璽書且感且泣因致書數千里屬予曰
先二人棄孤三十餘年矣孤雖有兄弟先後不祿而

家父中微孤且藐然在弱齡不克襄大事丘殯者二十餘年歷萬曆壬午秋始卜馮家岡合葬焉孤罪深矣而猶使之泯泯無述尚得稱人子乎頃得藉子之靈徽有 錫命將乞館閣鉅公銘墓表隧用彰

主恩而揚先世德微子其執狀之予旣感戶部君知己之言而尤不忍負公地下因採掇公遺行銓次之公姓胡名希瑗字子翼別號橋南楚大冶縣人遠祖烈仕元爲襄陽太守罷過通城之白馬鄉家焉傳生再四壽二壽二入國朝徙居大冶生道貴道貴生守高守高生文瓚文瓚生玉堂世隱在耕玉堂生遠卽

公父號東泉公公始業儒爲邑名士娶孫孺人生公
公生而美丰儀見者以爲冠玉性蚤慧日可強記數
百言東泉公奇之謂是兒當充吾宗會其邑宜山令
周公方罷歸爲女擇倩見公大喜而許字之卽周宜
人也公稍長益淬勵承父訓旁覽博習爲文有奇致
非久選爲諸生每試輒爲諸生冠時名藉藉江漢間
矣嘉靖辛卯公迎周宜人歸丁酉舉鄉試高等是時
邑士不登賢書者二十年公乃以英妙芥拾之無不
嗟歎東泉公善教子宜山公善相人云已公累試南
宮不第歸輒下帷誦習如諸生時聞攜其第鎮江公

希寅宜人第憲副公大烈深入東方白雉諸名山習
靜禪房授以經術曾不問寒暑後兩弟相繼登用皆
公隱括力也公里居雅敦行誼修古文辭為諸名公
所重壬子之冬公兄第且戒裝北上東泉公命之曰
若翁衰矣不以此時沾祿養何待兒圖之祭丑公又
不第乃趣其兄先歸曰有父命在吾將任矣遂屈首
待次為大冢宰萬公所識首錄之授巴州知州雖非
公志而亦捧檄有喜色謂可具大夫冠服駕五馬車
過家迎養東泉公也馳歸未及家而訃至矣公晝
夜哀號屢絕復甦以孝聞越二年又哭周宜人過慟

食日減形日癯諸親舊竊爲公懼丙辰除服強起如京師補官得潼川州尋以其冬履任州領七邑劍外一大都會也顧其土田磽确民喜訟且當舟車孔道長吏坐不溫席會又聞三殿灾下令采木蜀人所任稱厲公適以病息嬰之人多意其不勝任也顧公素負才而練於事要不動聲色迎刃解之諸所爲理訟清徭防奸剔弊率自秉公立決吏人抱牘其旁吐舌而已邑故有鹽井然苦開塞無時督課者按籍槩徵則豪者善匿懦者不及除利害縣而逋賦愈積公意之乃里設一耆稽井之開塞以爲歲課差一切不

枉故常行之半年歲課無損人人稱便州學與遂寧
學並有喬木數百章或議取謂此可以應令且省采
運之勞而亟奏上功便計也公毅然不可曰伐文廟
材以自功如先聖之靈何於是檄其屬能吏一人專
任之果應期得大木且祝旁郡奏報獨先其宅幹局
類此州人某子甲罷御史里居徃徃怙勢暴其鄉人
以撓官法公遇之不惡而歲第稍翦其羽翼陰制之
遂不敢復逞鄉人皆神明公公行能自此起矣大中
丞羅公廷繡按部御史宋公賢交薦公於朝一時
朝士大夫謂公且駸駸階通顯也亡何疾作竟不起

計其居官僅踰一歲而彌留牀第者百日孤櫬歸自
萬里外雖路人無不墮淚傷之周氏故以門閥甲一
邑宜人父祖並祿仕歸故遣宜人時齋送頗厚乃其
性孝謹循循共婦職不以貴盛驕人已盡解其裝佐
奉直公內膳舅姑外資賓客一無所怯至自奉則澹
然若貧家女衣不厭三澣食不厭脫粟久之家政益
脩禮恭於娣姒恩逮於臧獲宗黨內外賢之公以是
得無內顧專力問學成名儒宜人每舉子女率自乳
卽燥溼寒煖別首擗座治挖禿不盡委之保母侍人
未幾以積勞負痾孱然骨立亟勸公置妾媵公未之

許爲宜人廣延名醫弗治先公三年卒公生正德癸酉二月三日卒嘉靖戊午正月六日享年四十有六宜人生正德丙子十二月二日卒嘉靖乙卯二月朔日享年四十生男五人宿廩定宸寀寀廬全生娶尹氏曹氏並卒繼娶汪氏廩錫定卒娶許氏宸卽戶部郎中應宸娶孟氏封安人寀廩生娶黃氏並卒女四人一適里人尹榛餘俱夭男孫四人允淳定出允忠允懿寀出允某戶部君出女孫十人一適庠生向露寀一適庠生劉子楨一適武昌庠生吳正經一適太學生尹士翹一適庠生向日鳴一聘蘄州蕭明哲子世

聘一聘黃岡僉憲李植子勝薦一聘太學生馮汝振
子某一聘庠生尹熾子某一未聘曾孫一人未名允
淳出吳某曰嗟乎以奉直公才美旣扼一第而又客
死一官且不逮中壽何數奇甚也周宜人自忘其貴
而能以相道貴其夫有造於胡大矣乃未一足履宦
邸而先棄諸孤豈其冥數儉耶幸多才子孫世其家
學而戶部君方且操清白攄忠猷蒸蒸繼用所爲不
朽其親者至彰著也公與宜人豈必以位顯以年壽
乎謹狀

哀辭一首

張宜人哀辭 有序

維萬曆丙戌夏六月張母姚太宜人年七十有八卒
於家其冢孫恒仕爲興國守不及視含而訃至自東
海則七月望日矣初興國君聞宜人疾業已憂見顏
色食不旨寢不安比聞訃益復搢膺毀容哀不勝喪
稍蘇卽欲解印治裝爲歸計郡士人匍匐往慰之曰
使君不有王父在乎先王制禮不可過也君曰孤不
德何敢踰禮獨念先子棄孤未數年王母又不訣而
棄孤家之不造孤罪深矣奈何又羈縻一官而使我
王父箠箠然形影自相弔乎而孤何以覲焉人頽乎

無已則請告歸治喪耳慰者曰使君不有壯弟在乎
卽請告恐束於制非可自行其意也無何兩臺使及
諸監司檄並下勉留使君如制出視事郡父老子第
聞之翕然安乃使君則不自安甚也夫天下王父母
未有不慈其孫者而孫之克孝卽不多見焉而况孝
如使君乎茲可以樹風教矣於是郡士人辦香束帛
剖羊刺豕將告奠於宜人之位而屬國倫爲之辭
辭曰嗟宜人之誕降兮鍾海嶠之淑靈啓嘉祥於胎
族兮遵姆訓以馴行旣內美之貞好兮又雜佩乎蘭
蘅鑑女圖以自儆兮凜七誠之如臨相君子以偕老

今躬慈孝爲儀刑厭流俗之侈麗兮敦朴素以還醇
虞食指之衆多兮雖纖嗇而必親歷四世之蒸嘗兮
翊門祚以中興殆貽謀於子孫兮享聖善之令名肆
冢嗣之蚤慧兮應江左之文明述祖德而善繼兮佩
儒術以南征奮修纒於天路兮揚休光於闕庭結銅
符以出牧兮紆錦里而增榮宣 帝恩於二郡兮將
慈顏之日欣踰耆頤而望羞兮佇馳典之逮存胡彌
留於寢疾兮指泉路之冥冥嗟慈孫之失訣兮渺關
路而屏營滋元卿之抱痛兮虛令伯之陳情瞻遺像
而縷割兮儼咲語其非真睠雞骨之告瘁兮慨鶴馭

之難倖微呼號於穹昊兮動怵怛於編民戴本始而
知重兮睨軒冕其何輕激頽風而復振兮將政教之
聿新爰傲辭以告悃兮醜椒蕙之苾芬企脩靈之濯
濯兮庶幾乎其來歆

觀甄洞續彙文部卷之十二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刊校

祭文六首

祭戶部主事石惟美文

維萬曆戊子新正二日之夕戶部郎賓峰石公卒於家訃聞郡中猶以爲訛言也越二日蓋棺矣其友河南叅政吳某潛然傷之哭不爲位又方有寒疾不能匍匐往臨因搦管代招遣使持辦香束帛奠焉其辭曰 鄉以士顯匪惟其多康成通德于木西河大樗

喬木猶禁斧柯居不社會殞不巷歌邑子如子質文
惇美二箕之間七峰在祀龐灝攸鍾乘時崛起發軔
賢科分符 帝里出宰河邑胼胝其勞久分民部金
石其操遇 主加恩璽書宗褒衣錦書遊里頌賢豪
胡適庭闈溘焉棄養毀容失聲哀不任杖予寔弔之
黥點和嚮雞骨併有神情沮喪積痛滋久抱疴寢深
繼親而逝井閉陰森凶問所至踈戚沾襟古有死者
庶幾斯心嗚呼予先子仕子後予歸子壯予老幸藉
容輝子今已矣曷其依依粉榆掩色淚不勝揮嗚呼
五子在序遺經盈笥華屋膏舍宛其指棄中壽弗延

名孰忌化者達觀幽明如寄

祭趙汝脩文

萬曆丁亥九月廿四日故茂才汝脩趙君卒於家其友人河南叅政吳某匍匐往哭之慟越八日是爲十月初二乃持牲帛羞醴奠焉嗟乎汝脩首象勺與予交假館接塵分經共業雅以古道相命逮今四十餘年卽操技有利鈍遭時有顯晦而蓬麻之託金石之盟則眷眷如一日也且君年六十有七予少君三歲耳一月之前尚能過從劇飲跳跕歌呼予竊心壯之自以爲不及且其先我而異物乎且君博物好辭膾

詹士人之口垂老猶能括一代詞人韻語精求而手
錄之成書未傳徃徃倚牘長嘔暨易箠之頃猶不勝
其遺憾嗟乎汝脩雖不以身用世而用其志於不朽
無忝焉鴻生鉅儒矣而予之哭之慟也蓋有微感焉
昔者郢人亡而匠石無以爲質惠施徂而蒙莊無可
與言汝脩有靈其知之乎技淚陳辭庶幾來格

祭莊司訓則勸文

維萬曆己丑春三月望日吾友則勸訃至自懷遠國
倫蒿焉傷之而哭以詩四章旣晦聞其視反富口卽
以明日匍匐往視之哭益慟因炙雞絮酒而爲文奠

焉嗚呼則勸自弱冠友予已並試爲諸生業相觀貧
相煦文譽相先後比應制科有售有不售國倫寔心
愧之既予官遊四方垂三十年而後歸則勸猶儼然
曳章縫也顧其志氣如初而益益甚國倫益心愧之
矣歲丁酉則勸始通貢籍 詔補懷遠司訓戊子春
二月別國倫之官曰不佞垂老抱一牒稱文學吏用
自畢其生平命矣夫唯是去子遠征相望不相逮人
壽幾何又安知此別非隔世事因相抱泣數行下觀
者或曰茲訣辭也乃之官未數月病作又數月溘焉
不起將無訣之應乎夫歿生有命訣與弗訣皆不得

免亡論矣顧以則勸生平綴學肩才操心飭行曾不
少愧於古人奈何運厄陽九所至迤邐甫解章縫遽
登鬼錄羸兒婺婦千里徬徨篋存蠹書餅鮮遺粒容
棺無土責負在門茲鄉曲所不忍聞而朋儕所不忍
道天之降割於則勸一至此極乎投淚陳辭腸寸寸
爲裂則勸尚能鑒而知否

祭葉別駕文

惟靈梓鍾禹穴秀發姚墟奕世名闕琬琰瓊瑤蚤緒
家學卓爲名儒講藝辟雍翱翔上都氣凌雲而欲吐
擬奮翼於天衢悵鉛刀之弗試歛驥足而難舒介一

命以從事安末位之可居捧遷書而適楚方彌節乎
歟隅豈征衣之初釋曾一筴之未施忽彌留於疹疾
遂委蛻於須臾豈枳棘非所息厭塵氛而鬱紆餌霞
精而羽化馭鶴駕以凌虛嗚呼位不稱才壽不逮德
匪吾儕之獨悲殆士人之共惑藉予敬兮蘭皋絮子
酒兮芷澤惟脩靈之洋洋其乘風而來格尚饗

祭州守葉公文

維大明萬曆己丑六月十八日初寢葉公奉命來
守我興國甫履任卽以其午病作暴卒郡齋郡士人
與諸父老子弟莫不椎心呼天哭之慟夫公方曳紫

縮符坐堂皇受參謁厪厪成禮曾未下一令布一德
遽棄吏民而逝何慟也豈徒以其卒之暴耶嗟乎難
言矣蓋州之於楚僻在東陬行部之節罕臨向隅之
悲莫控而又頻年受旱比屋阻饑盜賊肆殘疹癘流
毒脂膏竭而責逋未已愁歎起而械繫愈繁農有遠
心士無生氣天人交虐朝夕自危聞公且來闔郡延
頸未瞻神采先被仁風謂公初領除書卽詢民瘼一
耳倒懸之急遂輕馮之勞嬰溽暑以長征閔驕陽
而大息攢眉入境抱病登堂民方坐塗炭而望更生
公欲起瘡痍而施再造胡彼蒼之降割致良牧之忽

傾一日之閭賀未幾而帛至四境之內喜方劇而悲
生失我所天叩心無地山川黯慘雲漢淒淒遂豈公之
冥算不遐抑郡有妖星作祟思其故而不得占厥讖
而愈疑夫天以公賜興而奪之大速興以公爲命而
恃之不終茲所以椎心呼天而哭之慟也蓋慟公由
自慟也自慟益慟公也嗚呼哀哉五馬之取弗叱百
維之城若空揭素旒以揚靈指赤城而返骨攬江漢
而屬涕招海霧以銷魂采蘭杜而薦芬扞鉛毫以寄
愴神如不昧宛其來歎

誥封李母黃恭人祭文

楚江之沱麟鳳莪莪厥有異靈鬱為昌嘉一母四才
文武殊科經之緯之國是用華孰崇爾基天實祚之
孰張爾閔毋實造之內德森茂晚操水持間宗士行
族凜婦師撫摩異產掩彼蘭玉禮訓既申機誠彌肅
奮翼九天揚聲四隩績用有成 簡書衷錄雨露自
天聖善是謀庭張幕府塾樹儒林禔福在躬象服華
簪慈顏懌豫疇齒籛金鼎寶錯陳庭彩交映令壽燕
喜具曰餘慶既適且康曷嬰斯病奄棄諸孤溘焉大
命南閩西粵秦隴之岷川陵修阻凶問遲遲倉皇解
組萬里悲啼畫宮不飾冥路何之關雲引涕風樹鳴

哀總惟黯慘氣貫神摧仰叩穹昊俯辭泉臺樂樂
骨槁心爲灰嗚呼鶴馭弗旋芻靈且駕婺耀其沈蘭
儀永謝悼我邦媛春停市罷安見燭龍照茲長夜嗚
呼長夜難旦英爽若存升堂想像恭人温温通家腐
朽愴激招魂爰修薄薦澗藻谿蓀

雜文四首

香雪齋詩引

予友趙仁甫氏以理池州得謫居潯陽且二年課
士餘閒率用吟詠自遣所著有廬山賦以及古近體
諸篇好事者傳之雅爲士林所壁頃予遊匡廬仁甫

携具入舟扼腕道故因出香雪齋詩一帙質予問言
閱其自叙則衙坐有梅樹始花望之晶晶然雪也嗅
之馥馥然香也坐所由名有謂哉因憶予家北園有
老梅數株自爲一林亦嘗以香雪命之與仁甫意偶
合乃仁甫詩旣與匡廬角峭拔又與香雪爭幽奇炎
炎詹詹各躋妙境卽流放之感不盡忘而陳古諷今
憂樂嘗互見此騷經非湘澤不著鵬賦非長沙不傳
而龍標夜郎皆有所激而就名高也天其以潯陽奉
仁甫乎仁甫自此升矣而徒仰屋書空也者何爲也
往元美見仁甫詩大嗟異之曰何其似明卿也噫嘻

明卿安足似哉而謂其似于林則可

士兒齋前吉祥草生花解

按吉祥草似蘭而莖葉稍短微香不作花乃其妍
視蘭過之且貫四時不萎亦嘉卉也本草註謂生西
國爲胡人將來考三雅與諸類書並逸其名惟華嚴
經贊如來偈有云此中吉祥最殊勝因質之高僧恭
乾恭乾曰有之釋迦佛坐吉祥草而成道由釋迦以
上諸佛皆然第相傳爲天帝所賜世不常有今所在
有之真屬未詳耳予意草以不萎得嘉名與佛氏真
如不落生滅輪轉同故成道者取焉取其吉祥之名

猶所謂極樂界無量佛也疑帝賜卽此如以草而已
則佛家寶善提樹沙門供蘆荀花亦帝賜乎且胡人
從西國來必胡僧也此草中國昔無而今有昔少而
今多蓋有所自其復奚疑恭乾曰長者得之矣夫草
異矣乃當百草黃蕩之候從葉底發五花赤英英若
珊瑚枝出海茲增異哉客見而瑞之以爲兒賀顧兒
方落落困心時瑞將奚徵豈其由因而享儻所謂賀
者在閻耶夫草故不花而以生花爲瑞卽一物之變
幻有不可測而况在人兒其勉圖之毋負此草時萬
曆丁亥秋九月望日

異夢紀

項子脾病小愈夜卧坐中夢郊行遇一虎甚威行者皆辟易予獨毅然無恐虎徐向予垂頭伏地若有所急而不能言予名而數之曰汝負凶性好啞人山神奏之天帝天帝將僂汝下注馮婦所在有之汝將焉匿若其從予改性矢勿啞人庶幾可回天帝怒萬一得變爲人虎聞而顧之乃猶自捫其腹有難色似謂腹非食人不充也予曰此易筮耳夫天帝好生而人爲物靈充其所最好不可犯至於家六畜而野百獸皆天帝所生以資人者也汝視百獸有害於人卽搏

而食之何傷乎虎唯唯而前予因摩其頂拊其臂戒之歛爪藏舌聽予念佛遂携以歸歸置祖祠下而左右起伏惟予指使予曰此其性易馴幾化矣因命之名曰斑生從其文也斑生應聲喜徐亦自能合掌念佛會有二客來訪予予與之為禮斑生亦從予後與客為禮如人狀客大駭辭去顧問予曰斑生何為者予曰斑生非人也蓋山中猛虎偶収而化之遂變為人耳客勃然曰異哉微先生雖梁鴛復作難矣明日以告俞敦甫氏敦甫曰占夢非小子能易所稱大人虎變其為休徵亡疑予笑曰佛經云夢和本有而無

謂夢時有覺時無也夫虎化爲人無是事有是夢藉
真有之惡獸且可化世何多下愚不移者哉時萬曆
戊子清和四日甌甌洞六十五翁吳國倫記

彩簾贊

夏夜夢過上雋遇劉將軍日手持一戶簾視予曰此
吾母太恭人自障物也展之則五彩爛然照耀雲日
予大異之將軍因請予作贊遂於夢中綠筆贊曰

嘉尔文簾障茲清室美同編羽陋謝緯蕭若有若無
能大能小縹緲瑤臺之上輝煌金母之前舒則文錦
七襄卷則霞綃一軸雖般倕復出製難爲工使顧陸

重來色不成彩翡翠翩其耀日玲瓏颯以鳴風霽域
昌佳慈顏悅豫託微言而表異介景福以承休

疏引九首

重修永福寺疏引

予往歲東遊嘗憩吳江聖壽寺蓋得亮上人云屬其
邑大潦上人方聚米二百石施衆蘇困急約俟有秋
薄收其息爲後施資名之曰長生米已從寺隙管齋
堂飯僧掘地得片石有文爲宋僧如哲所遺長生米
記予既高上人精覈內典悟大乘法而又能用鉢資
食一方群生遂與五百年前僧記相印證心益異之

因與約爲青蓮社友已上人追送予金閻舟中信宿
而別期以今年六月朔日入楚見訪至期予借福勝
寺方丈除一榻俟之上人果至予喜而執其手曰長
江二千里須善提得無折蘆浮杯渡耶何超忽乃爾
上人徐以吳中諸賢豪書授予則又有永福寺之託
蓋邑人周之禎凡五兄弟故冢宰恭肅公孫也世守
經術而性俱樂善好施爲有感於長生名義生慈悲
心慨然割度米千石就永福寺建義倉貯之而舉義
士二人司筦鑰凶散豐歛略倣朱晦夫社倉遺意尋
上其籍邑令邑令徐善長氏予門人也因贊成之三

吳之境聞風誦義者億萬姓矣顧獨殿宇廊廡日就頽廢久之僧衆且弗安其居義倉誰與守也諸賢豪乃復禮拜上人託以重修鉅任募化十方嗟乎義倉為一方生命重上人又為三吳賢豪重所至當結勝緣何藉於予而上人與諸賢豪必欲予言則恐自揚其功行而卒昧於因果也意深哉按永福寺在邑八赤鄉建自梁天監中歷宋元迄大明嘉靖初年凡經增修者四巋然稱東南名刹逮今又六十年則五王新造之辰十地中興之會也而况國寶斯儲民天永賴豈復容一日坐視其頽廢乎予謂動以上人高行

風以周氏義聲卽二百石可益而千石千石亦可益而億萬石通都大姓豈無善信檀那給孤長者如吳江周氏子乎畢茲善緣光復寶地天神人鬼咸護持之庶幾八識田中種種靈粟大千世界同躋樂境卽上人亦不必掉廣長舌也而予乎毋乃贅乎

重建蓬萊宮疏引

雉郡北郊獅崗左腋舊建通真觀題曰蓬萊宮前居真武祖師後奉上清大帝攬平湖爲玉鏡夕現靈光招遠岫爲金屏晨通御氣樓施九柱突兀瀕鄉之庭山肖五城岐嶠縣圖之麓赫赫龍龕尊萬歲軒軒鶴

馭降群靈拜舞習朝儀五夜衣冠雍肅瞻依祈萬壽
四時鍾鼓鏗鐸香燈上徹於叢霄典教中興於福土
顧以歲年滋久棟宇垂摧法象雖存丹青漸剝神依
人立人豈違安家三兄既捐數百金飾帝居以重煥
家四兄亦移百餘粟拓寮廡而一新惟茲正殿創自
正德庚辰逮今六十七載壺蝕且盡頽圯無時爰稽
舊疏先大夫寔始倡義經營偶觸微慈諸羽士因之
乞言募化且予晚年好道知三素之非異端屢夢遊
仙悟九丹之有神授赤松家石室神農尚執第子之
恭廣成寓崑崙剗后亦脩順風之禮况茲靈島切在

鄉取浩庭吐納天和降祥咫尺崑閭胚胎元一積翠
氤氳敢竭初忱用圖新構捐田數十畝易買數十金
雖棟梁榱桷之材業已粗備而匠石徒庸之費尚多
不敷於是上白郡大夫下告鄉長老公聞義舉協贊
玄工使紫府之尊崇不日成於多助卽玉虛之昭應
十方願以垂休各締善緣同躋壽域蓋予力旣艱於
獨任心猶不敢自功特藉黃冠恭陳赤烟譬之龍文
之鼎非一手所能移狐白之裘必衆腋而後就極知
迂借懇望曲成

西資啓信二卷小引

東吳沙門明心長老少業儒書壯綜佛典行遊五嶽
且遍項自伏牛山來訪予甌甌洞中年已踰六十而
凝神久視趺坐諦談則崕然須菩提也暇日手鈔彌
陀經文自爲讚徻命之曰西資寶卷又錄烏窠禪師
與白侍郎問荅修持語而益以戒懺法儀命之曰啓
信因果總之所謂引接下根爲牽果修業地故歆以
西方極樂動以慈悲報應使人念佛念心卽心卽佛
有如吹法螺擊法鼓明法燈說大法經雖聲聒可起
也長老真慈悲哉大悲呪云能誦此呪阿彌陀佛常
住其頂日夜擁護法華經亦云念彼觀音力福聚海

無量此其大旨二卷蓋有所稽矣夫無情說法惟無情者得聞嗟平安得十方善男女盡無情哉

為智師題法華經會引

智師初隱廬山雅精內典偶乘烟月過訪甌甌因留湖上結庵禁趾三載每有諮問不靳開陳方聯塵外之交忽動補陀之念往來江海疾若浮杯頂禮天人神同飛錫蓋又因予過吳門謁王元美適元美閉關述禪與之談空證聖一言契合數月徘徊遂欲印造華嚴經以廣誦持法元美既為施首又手題疏端遇師厚矣旋以鉢資不繼經板多蝕乃得吳中法華善

本裝演十二部以歸雖非貝葉金文頗具牙籤錦帙
擬就龍門故刹特修鹿苑道場廣結善緣弘贊佛法
重來乞序義曷可辭按是經本名大法蓮華經七帙
二十三卷衍自文殊宣之彌勒流傳中國殆千餘年
三藏鳩師譯其文終南宣釋述其義蓋佛祖降生之
靈窟沙門度世之真詮也 稜衡諸品包括三經四部
十輪同歸一法千燈萬劫總明此心廣盱紛綸朗洪
鐘之待叩慈悲歡喜符虛谷之應聲又如天雨曼陀
化瑞色敷萬八千土風入音提樹妙音啓萬二千人
微我智師嚙探秘密將暢三乘之宏畧用開一世之

迷關苦海難津假諷詠而推移慧筏愛河易溺託聲
聞以引接恒沙使諸僧尼受戒受持善男女念心念
佛同躋快境永謝塵緣善哉善哉其斯會之謂矣予
雖未深究禪旨而亦知自護善根樂觀會成敬叙其
樂

題恭師金竹坪疏

金竹坪在廬山顛之中凹去天池寺迤南五里地稍
平廣故未有顯名憶予三十年前登此山嘗過其處
坐觀四面峰岫岫岫竹樹蒼菁與諸雲石風泉快心
娛耳目者不可勝數因戀戀移時不能去蓋天然一

靈輿也私謂古今仙隱禪趣在茲山者不少獨奈何
遺此為鹿豕場將無山靈有待乎頃聞襄陽恭師講
經廬山將買舟訪之未發而師已儼然在門矣叩其
所棲卽金竹坪予為之蹶然笑師來其破予三十年
一夢乎師曰不忝沙門竊藉楚產少入伏牛山祝髮
受戒粗通內典已復北遊京師南踰嶺海還過金陵
洪濟寺閉關持誦者三年乃逝大江陟廬阜訪匡續
之仙踪吊遠公之遺社因得結茅茲坪擬五老之背
居焉其它鐵船石鏡雙劍香爐大林諸奇峰或拱吾
前或翼吾左右庶幾抱影遺形了自性耳不謂四方

緇素不我育朽扶携入山從之八年之間風聞雲集
日益以衆屬其棲迫隘曾不足以置其踵徃徃趨大
樹下趺坐受參禮與之傳法救迷卽人人飲醍醐非
久遠計也因與諸緇素對佛發願相地開山募化諸
檀越勸建三殿左右二十四禪堂鑄造千葉寶蓮大
佛像三尊講經四十八部顧工大而費耗不貲業已
竭一方之力經營數年僅就其半今將被衲持鉢遍
走通都大藩謁諸王公貴人善男女隨緣施助用畢
垂成之功共佈無量之福敢丐仁者一言爲容幸念
沙門萬一不吝予觀師妙相有如達摩西來而叩之

談經則鏗鏘洪鐘也因留寓蓮華菴踰兩月始取疏
而題其端夫造寺造佛像雖達麼亦以爲小果然因
以居衆講經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其爲功行亦大矣
由所謂馬鳴天竺花雨雲華嘗水而卜曹溪卓錫而
營瀟麓觀之則像教之興與地靈之顯固亦自有時
也師但自行阿耨菩提心耳十方長者寧無慈悲歎
喜而爲廣殿長廊之助者乎師行予且旦暮往觀其
成矣萬曆丁亥秋九月九日題

富川門初建二橋疏引

州治之東南有水郭焉蓋魚鹽之市而駟僮之場也

居人拒水而門名之曰富川門用以扞外蔽內阨縱
來遠矣門之左爲周公隄右爲謝公隄二隄距市各
百餘武故皆斷岸冬春水涸並有小徑通往來逮夏
秋則斷岸受兩湖水夾出環富川門合流入江蓋形
家所稱遶龍水也又左隄有官廩右隄有謝君直先
生祠在其上小民之附隄而居者近百家當水溢時
涉者徃徃稱病嘉靖庚戌州大夫南海周公築其左
又十餘年居人通力築其右旁以亂石輔之各與隄
埒遂可通輿馬肩戴逮今三四十餘年無復病涉者矣
然而病涉其害小自有此築而兩水闕塞失故道泛

濫遠徙爲形家所大忌居人疑且懼焉諸長老聚而謀曰隄爲計久遠固當不廢第須穿隄爲橋使兩水復由故道出卽一方風氣無少損而居者涉者皆便之且不使奔流齧隄隄益固業已有成議矣屬二三文學請於今大夫張公張公曰父老議是矣因首捐數月俸資之經始顧土石糗糧費且不訾非數家之力所能肩也故又手籍居人之稍有家者與商賈之子孫茲土者義勸之稍稍分餘資與衆共舉僧之聚腋成千金裘累絲成百丈錦也豈諸君所不樂從乎父老來聞於予而予爲題其疏如此

重修甘公祠疏

甘公祠祠吳將甘公寧也公蜀人少任俠好弄兵三國時自將八百人詣劉表表不能用改依黃祖祖亦不能用尋脫跡邾長以計策于吳主孫權權國士遇之遂爲權出死力破黃祖走曹仁卻關羽禽朱光最後夜拔曹公營使北軍鼓噪自廢累功至折衝將軍蓋桓桓虎士也乃其用武樹功率在它處第嘗爲西陽太守領下雒陽新二縣而富口則其屯兵故壘富口人至今祠之祀典固當此不獨威惠一方久而未泯卽公生平慷慨激烈之氣疑有鬱結不散如伯

有子胥之爲厲者左氏謂匹夫匹婦強死其精爽猶能依憑於人况公生爲虎士歿不爲明神乎茲無論廟祀血食更數十世不衰乃稱大夫歲奉令甲使爵人薦鬯饒人薦醴儼然端冕尸祝之暨父老子弟與若上下漕艘賈舶諸長年三老無晴晦無日不磔雞刺彘持醜錢竦意拜祠下者神依人而行厥有以哉祠負大嶺俯長江據潯陽上游而阨樊楚東戶巋然一壯觀會歲久棟宇剝蝕漸不可支父老聚而謀興新之力不克任業已請命郡大夫與諸漕艘賈舶稍稍割醵賽之餘脂共圖之圖之一年厯厯飭門廡計

其寢殿費尚不訾父老莫知所藉手將募助於四方
賢豪長者以其意屬友人瞿伯明莊則可則大持疏
乞言於予予聞惠本而民歸之志民歸而神降之福
郡大夫事也有其舉之義不可廢父老將大夫之命
而勤其事爲一郡崇故跡以表前代英風且使

盛朝祀典傳久遠不替義舉哉其濟賢豪長者之力
也神之靈也郡大夫惠民受福將益藉以有徵焉予
不佞何敢以空言爲四方勸姑題其疏如此

題光碧和尚請師講經會疏

頃福聖寺僧光碧有志內典自廬山聽講而還爲余

頌其禪師恭乾明經四十八部登壇待叩響捷洪鐘
傳法救迷應神虛谷余竊慕之未幾恭師遠來見訪
延寓小庵者數月與之談禪證聖雅能以幻修幻離
空悟空似又不啻善見解也於時光碧輒欲潔除道
場留師開講會師有金竹坪之役被衲暫徃許之擲
錫重來又數月碧將迎師了厥初志因持躡乞題於
予用告沙門眷屬十方善男女齊心結會諦聽玄言
庶幾不墮下根同求上乘善念哉善念哉卽茲善念
與文殊頂禮世尊長跏奉教殆有聖凡而無堅取矣
余嘉其事慨焉贊之夫經逕也佛祖宣言爲末世衆

空指迷途而開覺路超愛河慾海而登彼岸故其縱
大雖有頓漸而止歸成道則不二法也故曰千鑑一
明萬法一性空華本無而忽有夢相適存而竟無不
着有無不涉流轉四十八部秘密之旨思過半矣乎
非緣講解孰啓樞筵恭師發慈悲心開方便門廣度
世法將使百千萬衆齊超三界誓大願也予又有聞
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齔而鼓之被談
經而天雨花說法而石點頭者非獨其師神妙卽諦
聽之人皆有神解也碧之爲會其毋聚齔哉

題太和山除道疏引

客有自楚王所來叩吳子者曰子知楚王好善乎
王好善而王之諸臣皆好善若內侍郭君則諸臣之
首善者也吳子曰王之好善奚徵客曰楚所有雲臺
章華武庫京觀長松文梓翠羽通犀驩駟駸雕弓
利劍丹青縵聖鄭女曼姬非不侈也王一無所好惟
善是好郭君實翊贊之夫郭君業已託孤嗣國口不
言功而王當冲年蚤有東平樂善之譽脩昭祖之
遺緒用能光王室而迓天休且於山川明神鑿精敬
禮蓋嘗數遣郭君詣太和禮玄武爲今皇帝祝
萬壽而郭君亦復私爲王祝千秋諸宮觀祠官羽人

無不忠郭君而歸美楚王者乃郭君心知茲山為神
仙靈窟遂欲得請為黃冠從磨杵鍊形之教因結庵
會仙觀居焉上書謝內侍事王不以為可下令曰郭
某於國為親臣於孤為保傅安得一日去孤入山即
入山學道善矣孤誰與為善乎因三召之赴國脩故
職乃郭君庵居時私念太和一山盤礴秦韓荆楚間
以奇勝甲天下而 玄武儼然居其最高處蓋即廣
成子之崆峒黃帝之軒轅丘也顧自遇真宮以上八
十里皆 文皇帝時所治馳道夾植杉松翼之即其
中陂陀詰屈不盡無而四方善男女來朝謁者皆得

魚貫而入蟻附而登不以踏躓爲虞顧獨草店以南
六十里許則半行沮澤泥淖中徃徃爲行者病計且
委土施棧恐率爲溘潦所決非久遠圖於是告虔於
玄武徼福於山靈誓將聚工伐石甃之與馳道埒此
其志勇於古之移山架海者矣歸而奏王王曰善第
道里遼遠徒庸無筭糗糧縉錢益復不貲非取助於
十方好善之士豈易舉乎於是郭君敬奉王命使下
走乞言於子子其廣王之善以及郭君可乎吳子曰
太和超五嶽稱尊 玄武總萬法稱帝蓋天下之巨
靈也予嘗兩遊茲山所見仙闕帝居彌山跨谷玉階

金勝照耀雲漢蓋 文皇帝當國家全盛時用天下
全力治之已爲千古所難繼而郭君何爲者乃欲以
石易土除六十里通道與馳道埒志亦壯哉客所謂
勇於移山梁海不誣矣王制有之司空不視塗則國
非其國故司險治涂郵人徇路法至備焉今郭君雖
無司空之責乃其心不忍使一夫困泥塗此豈獨王
善之而山川明神皆聽之矣四方好善之士其誰不
樂從乎客名劉海江夏人時仕楚爲尚書郎

續通志

卷之二十一

三

續通志卷之二十一